

中華書局

古

鏡

記

王度撰

BNT1/1197/1010

此據龍威祕書本  
僅有此本  
排印初編各叢書

# 古鏡記

隋 王 度撰

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。王度常以師禮事之。臨終贈度以古鏡曰：持此則百邪遠人。度受而寶之。鏡橫徑八寸。鼻作駢驥蹲伏之象。遠鼻列四方。龜龍鳳虎依方陳布。四方外又設八卦。卦外置十二辰位。而具商馬辰畜之外。又置二十四字周遼輪郭。文體似隸點畫無缺。而非字書所有也。侯生云：二十四氣之象形。承日照之。則背上文晝墨入影內。纖毫無失。舉而扣之。清音徐引。竟日方絕。嗟乎。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。宜其見賞高賈。是稱靈物。侯生常云：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。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。法滿月之數也。以其相差各校一寸。此第八鏡也。雖歲祀攸遠。闢晦寂寥。而高人所迷。不可禋矣。昔楊氏納環。累代延慶。張公喪劍。其身亦終。今度遭世擾攘。居常鬱快。王室如燭。生涯何地。賣鏡復去。哀哉。今具其異跡。列之如後。庶千載之下。儻有得者。知其所由耳。大業七年五月。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。適遇侯生卒。而得此鏡。至其年六月。度歸長安。至長樂坡。宿于主人程雄家。雄新受寄一婢。頗甚端麗。名曰鸚鵡。度旣稅駕。將白云不敢住。度因召主人問其故。雄曰：兩月前有一客。攜此婢從東海來。時婢病甚。客便寄留云。還日當取。比不復來。不知其婢由也。度疑其精魅。引鏡逼之。便云乞命。卽變形。度卽掩鏡曰：汝先自斂。然後變形。當舍汝。命婢再拜白陳云：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。大行變惑。罪合至死。遂爲府君捕逐。逃於洞穴之間。爲下邦陳思恭義女。蒙養甚厚。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。鸚鵡與華意不相憇。逃而東出韓城縣。爲

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。途將鸚鵡遊行數歲。昨隨至此。忽納見留。不意遭逢天鏡。隱形無路。度又謂曰。汝本老猩變形爲人。豈不害人也。婢曰。變形事人。非有害也。但跳匿幻惑神道所惡。自當至死耳。度又謂曰。欲捨汝可乎。鸚鵡曰。辱君厚賜。豈敢忘德。然天鏡一照。不可逃形。但久爲人形。羞復故體。頤誠於匣。許盡醉而終。度又謂曰。誠鍊於匣。汝不逃乎。鸚鵡笑曰。公適有美言。尚許相捨。誠鍊而走。豈不終恩。但天鏡一照。竄跡無路。唯希數刻之命。以盡一生之歡耳。度登時爲匣鏡。又爲致酒。悉召雄家儕里與宴。謔比婢頃大醉。白衣起舞而歌曰。寶鏡寶鏡。哀哉子命。自我離形。於今幾姓。生雖可樂。死不必傷。何爲眷戀。守此一方。歌訖再拜。化爲老猩而死。一座驚嘆。大業八年四月一日。太陽虧度時在臺直。晝臥廳閣。覺日漸昏。諸吏告度以日蝕甚。整衣時引鏡出。自覺鏡亦昏昧。無復光色。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。不然。豈合以太陽失曜。而寶鏡亦無光乎。惟歎未已。俄而光彩出。日亦漸明。比及日復。鏡亦精朗如故。自此之後。每日月薄蝕。鏡亦昏昧。其年八月十五日。友人薛俠者。獲一銅劍。長四尺。劍連於靶。靶盤龍鳳之狀。左文如火焰。右文如水波。光彩灼爍。非常物也。俠持過度曰。此劍俠常試之。每月十五日。天地清朗。置之暗室。自然有光。旁照數丈。俠持之有日月矣。明公好奇愛古。如饑如渴。願與君今夕一試。度喜甚。其夜果遇天地清露。密閉一室。無復脫隙。與俠同宿。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。俄而鏡正吐光。明照一室。相視如晝。劍橫其側。無復光彩。俠大驚曰。請內鏡於匣。度從其言。然後劍乃吐光。不過一二尺耳。俠撫劍歎曰。天下神物。亦有相伏之理也。是後每至月望。則出鏡于暗室。光常照數丈。若日影入室。則無光也。豈太

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。其年冬，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，欲爲蘇綽立傳。度家有奴曰豹生，年七十矣。本蘇氏部曲，頗涉史傳，略解屬文。見度傳草，因悲不自勝。度問其故，謂度曰：「豹生常受蘇公厚遇，今見蘇公言驗，是以悲耳。」郎君所有寶鏡，是蘇公友河南范季子所遺。蘇公愛之甚。蘇公臨亡之歲，戚戚不樂。常召范生謂曰：「自度死日不久，不知此鏡當入誰手。今欲以善策一斷，先生幸觀之也。」便頤豹生取著。蘇公自擇布卦，卦訖，蘇公曰：「我死十餘年，我家當失此鏡，不知所在。然天地神物，動靜有微。今河洛之間，往往有寶氣，與卦兆相合，鏡其往彼乎？」季子曰：「亦爲人所得乎？」蘇公又詳其卦云：「先入侯家。」復歸王氏，過此以往，莫知所之也。豹生言訖涕泣，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。蘇公薨後，亦失所在。如豹生之言，故度爲蘇公傳，亦具言其事於末篇。論蘇公著籍絕倫，點而獨用，謂此也。大業九年正月朔旦，有一胡僧行乞，而至度家，弟勸出見之。覺其神彩不俗，便邀入室，而爲具食。坐語良久，胡僧謂勸曰：「檀越家當有絕世寶鏡也。可得見耶？」勸曰：「法師何以得知之？」僧曰：「貧道受明錄祕術，頗識寶氣。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，連日綠氣屬月，此寶鏡氣也。貧道見之兩年矣。今擇良日，故欲一觀。」勸出之，僧跪捧欣躍，又謂勸曰：「此鏡有數種靈相，皆當未見，但以金膏塗之，珠粉拭之，舉以照日，必影徹墻壁。」僧又歎息曰：「更作法試。」應照見輪轂所恨，卒無藥耳。但以金烟薰之，玉水洗之，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，藏之泥中，亦不晦矣。遂留金烟玉水等法，行之無不獲驗。而胡僧遂不復見。其年秋，度出兼芮城令，令廳前有一棗樹，圍可數丈，不知幾百年矣。前後令至，皆祠謁此樹，不則殃禍立及也。度以爲妖山人興淫祀，宜絕。縣吏皆叩頭請度，度不得已，爲之一

祀。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托，人不能除。養成其勢，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。其夜二鼓許，聞其廟前磊落有聲，若雷霆者，遂起視之。則風雨晦暝，纏繞此樹，電光晃耀，忽上忽下，至明有一大蛇，紫鱗赤尾，綠頭白角，額上有王字，身被數鎗，死於樹下。度便收鏡，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，仍掘樹，樹心有一穴，於地漸大，有巨蛇蟠泊之跡。既而實之，妖惟遂絕。其年冬，度以御史帶芮城令，持節河北，道開倉廩賑給陝東。天下大饑，百姓疾病滿陝之間，癟疫尤甚。有河北人張龍駒，爲度下小吏，其家良賤，數十口，一時遇疾，度憫之，齋此鏡入其家，使龍駒持鏡，夜照諸病者，見鏡皆驚起，云見龍駒持一月來，相照光陰所及，如冰着體，冷徹肺臟，即時熱定，至曉並愈。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衆，於是令密持此鏡，遍巡百姓。其夜鏡自匣中冷然自鳴，聲甚微遠，良久乃止。度心獨恠，明早龍駒來謂度曰：「龍駒昨忽夢一人，龍頭蛇身，朱冠紫服，謂龍駒我卽鏡精也，名曰紫珍，嘗有德於君家，故來相託，爲我謝王公。百姓有罪，天與之疾，奈何使我反天救物，且嗚聲甚微，遠良久乃止？」度感其靈恠，因此誌之。至後月，病果漸愈，如其言也。大業十年，度弟勸自六合丞棄官歸，又將遍遊山水，以爲長往之策。度止之曰：「今天下尚亂，盜賊充斥，欲安之乎？且吾與汝同氣，未常遠別，此行也似將高蹈，昔荀子平遊五嶽，不知所之，汝若追踵前賢，吾所不堪也。」便涕泣對勸，勸曰：「意已決矣，必不可留。兄今之達人，當無所不體。孔子曰：『匹夫不可奪其志矣。』人生百年，忽同過隙，得情則樂，失志則悲，安遂其欲，聖人之意也。度不得已與之決別。勸曰：『此別也，亦有所求。兄所寶鏡，非塵俗物也，勸將抗志雲路，棲蹕烟霧，欲兄以此爲贈。度曰：吾何敢惜於汝也。卽以與之。勸得鏡，遂行不啻所適，至

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。以鏡歸。謂度曰：此鏡真寶物也。勸辭兄之後。先遊嵩山少室。陟石梁。坐玉壇。屬日暮。遇一歲巖。有一石堂。可容三五人。勸棲息止焉。月夜三更後。有兩人。一貌胡鬢。眉皓而瘦。稱山公。一面闊。白髮。眉長黑而矬。稱毛生。謂勸曰：何人斯居也？勸曰：尋幽探火訪奇者。二人坐與勸談文。往往有異義。出於言外。勸疑其精恠。引手潛後。開匣取鏡。鏡光出。而二人失聲俯伏。矬者化爲龜。胡者化爲猿。懸鏡至曉。二身俱殞。龜身帶綠毛。猿身帶白毛。卽入箕山。渡穎水。歷太和。視玉井。井旁有池。水湛然綠色。問樵夫曰：此靈湫耳。村間每八節祭之。以祈福祐。若一祭有涸。卽池水出黑雲。大雹傷樹。白雨流澍。浸堤壞壩。勸引鏡照之。池水湧湧。有雷如震。忽爾池水騰出池中。不遺涓滴。可行二百餘步。水落於地。有一魚可長丈餘。粗鬚大於臂。首紅額白。身作青黃間色。無鱗。有涎。龍形蛇角。嘴尖。狀如鱗魚。動而有光。在泥水。因而不能遠去。勸謂鮫也。失水而無能爲耳。刃而爲災。甚晉有味。以充數。朝口腹。遂出於宋汴。汴主人張琦家。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。實不堪忍。勸問其故。病來已經年歲。白日卽安。夜常如此。勸停一宿。及聞女子聲。遂開鏡照之。痛者曰：戴冠郎被殺。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鷄死矣。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鷄也。遊江南。將渡黃陵楊子江。忽暗雲覆水。黑風渡湧。舟子失容。慮有覆沒。勸攜鏡上舟。背江中數步。明朗徹底。風雨四飮。濤波遠息。須臾之間。達濟天塹。躋攝山。趨芳嶺。或攀危頂。或入深洞。逢其羣鳥環人而噪。數熊當路而蹲。以鏡揮之。熊鳥奔駭。是時利涉浙江。遇潮出海。濤聲振吼數百里。而問舟人曰：潮既近。未可渡。南若不迴舟。吾輩必葬魚腹。勸出鏡照江波。不進屹如雲立。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。水漸消淺。龍蹤散走。

舉帆翩翩，直入南浦。然後却視，濤波洪湧，高數十丈，而至所渡之津也。遂登天臺，周覽洞壑，夜行風之山谷，去身百步，四面光徹，機微皆見。林間宿鳥驚而亂飛，還履會稽，逢異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，與陳永同歸。更遊豫章，見道士許藏祕，云是旌陽七代孫，有咒登刀履火之術，說妖術之次，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三女，遭魅病人，莫能識，藏秘療之無効。勣故人趙丹，有才器，任豐城縣尉。勣因過之，丹命祇承人指勣停處。勣謂曰：「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，」丹遽設榻爲主禮。勣因問其故，敬曰：「三女同居堂內，閑子每至日晚，必覩妝衛服黃昏後，卽歸所居，非喚不覺。」日日漸瘦，不能下食。制之不令粧梳，卽欲自縊投井，無奈之何。勣謂敬曰：「引示閑子之處，其閑東有廁，恐其門閉固而難啓，遂廢日先剗斷廁檻四條，却以物支柱之，如舊。」至日暮，敬報勣曰：「梳粧入閑矣。」至一更，馳之，脊笑自然，勣拔慰懷子持鏡人，照之，三女叫云：「殺我婿也！」初不見一物。縣鏡至明，有一鼠狼，首尾一尺三四寸，身無毛物，有老鼠亦無毛齒，其肥大可重五斤。又有守宮，大如人手，身披鱗甲，煥爛五色，頭上有兩角，長可半寸，尾長五寸以上，尾頭一寸色白，並於壁孔而死。自此疾愈。其後尋真至廬山，築室數月，或棲息長林，或露宿草莽。虎豹接尾，豺狼連跡，舉銳視之，莫不竄伏。廬岩處士蘇賓，奇識之士也，洞明易道，藏往知來，謂勣曰：「天下神物，必不可少。」居人間，今宇宙乖亂，他鄉未必可止。吾子此鏡尚在足下，亟速歸家鄉也。勣然其言，卽時北歸，便遊河北，夜夢鏡謂勣曰：「我蒙卿兄厚禮，今當捨人間遠去，欲得一別。卿請早歸長安也。」勣夢中許之。及曉，獨居思之，恍恍發悸。卽時西首秦路，今既見兄，勣不負諾矣。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，數月，勣還河東。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，匣中悲鳴，其聲纖遠，俄而漸大，龍咆虎吼，良久乃定。開匣視之，卽失鏡矣。